

用一原顯微無間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十
秦成子受脈下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劉
姬姓子爵也康公字季子周定王母弟食采於劉
邑謚為康公中昂成湯之所謂衷是所謂天命之
性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
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
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
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
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
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為用意高遠而已集釋按潘誌先生所著有
太極圖易說易通朱子曰
湯說世無傳本依經以解義者此則通論其大
旨故曰易通特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於何
爾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
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

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
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六用所
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
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
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
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
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
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集釋按五峯嘗作通
書序有曰先生太極
圖得之於人乃學之一師非其至者故朱子辨
之曰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是圖以為得之於人
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
何以加於此圖哉今能本於此乃獨載五峯序

而不載朱子此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

謹記

誠上第一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

謝子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直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始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

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資始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流行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源也此流行一箇流行本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夜一春一夏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言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於冬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成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謂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箇仁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力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人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之謂方生故為陽之屬秋冬之謂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此說之善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精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乃出而賦

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
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集考此即上文所謂萬物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而下氣復聚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段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會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之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有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側隱須有則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者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

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主氣他自
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
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
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
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
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
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當運轉一歲有一
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
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
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休惕
則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
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
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
箇做將去○元亨利貞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
復復即本休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註下
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
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
箇物事流行到這裏歸著便立在這裏說復字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
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
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
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
也曰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
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
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只說得如
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
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
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
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
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
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
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
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

天命之貞信我謂者皆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
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圖川吳氏曰元
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
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
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
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
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
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
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
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
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
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程子曰天賦為命物為性根源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程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
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
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
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
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
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
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
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
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在身上體看纔開眼不
是陰便是陽不是陽便是陰便是柔便是剛自
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
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
是陰陽伏義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
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
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
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繼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

然曰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靜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其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才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此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此自然在路中問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

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已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

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體克勝也克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體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婦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効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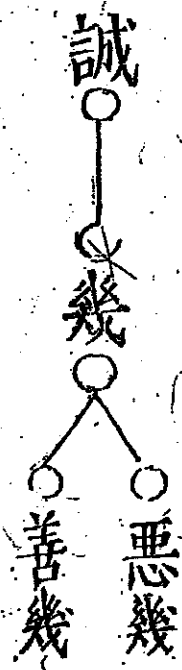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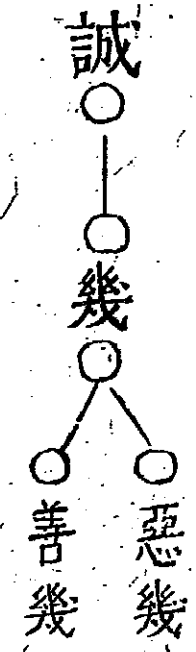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日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誠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總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全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車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益若客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其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教上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和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事為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

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
 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
 亦已萌於天理便是道心欲便是人心○然
 然而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微而知所決擇而未發之端蓋欲善者致察於
 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以不失乎本心之弊而
 妄以意揣量為齒如後集覽田單火牛按通鑑
 田單臨淄人初為臨淄市錄燕伐齊盡降齊城
 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謂其智立為將軍拒燕
 而攻之計策用牛以刀束於角上油火縛於尾縱
 於莒王封單為安平君

此明周
 子之意



此證胡
 子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皆
 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
 幹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
 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
 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
 欲之流行所請惡也苟辨心之固有不早擇之
 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心之固有不早擇之
 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
 問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善旁出
 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
 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
 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
 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而保有天命矣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兩端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大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行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則以是說得善之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是時便是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者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及其初便是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幾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聚

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鈔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是源頭底充是流是謂神信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眾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眾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眾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賢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主情而言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既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也此神人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太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是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此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至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

誠神
幾曰
聖人

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應故妙○齋蔡氏曰詠足則足知痛便是神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與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道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勵字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以○鄭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大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者是就言爾若後說性時便是天賦之性只是氣質稟而論氣稟之性只是此五者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者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于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近習相遠不誠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地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來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說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是清濁偏王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而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情也以淨器盛之

則清以汚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
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問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
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
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
則金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
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
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
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
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
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
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
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
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固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此陳氏曰天所命於人
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
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
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
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
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
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
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
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
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
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入非常剛烈是
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
人噪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
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
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
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
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
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
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

則一雖下愚心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不
倍其工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正為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
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
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
惡者其後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
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則
昭昭矣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
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
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
生之言則本然之性典氣質之性
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
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
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
中也

宋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來來去便
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
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
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
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須如此別方可
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
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
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特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謂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者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者以已發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也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立聖人教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

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子曰言之非難正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初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自至矣若至其中而止矣初意如子路者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以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嚴孫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弱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

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
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
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
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
二四○中添一上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
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木
金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
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
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
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則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

不幸為尤大也

陳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
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
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
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思第九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
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不通為聖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
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非是塊然由人發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爭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詞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幾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

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曾次
無些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
天下又不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
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
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得
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
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理會去○問志伊
尹之志乃此涵養去須是一理會去○問志伊
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
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
領如何便能舉而行之天下又須有那地按若
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
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
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
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
之却是私○志伊尹之志是學顏子之志學志
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
廣大有盡指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
成鬼○人意思或民遭酷虐皆自家寧不惻然動
事有

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
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
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
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
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
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
有幾多一夫○問學顏子之志李一本作顏淵
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剛齋黃氏曰才說為學
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
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
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為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口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此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其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廣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曾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和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問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其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此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親相和相親相和如父子君臣夫婦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

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人存
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
有爭鬭處皆緣無箇少長之
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
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
憂

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
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
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
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眾善見不
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

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爲物不通必動有靜有動斯爲聖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
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
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
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
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
靜亦謂之通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
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
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
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
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
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只
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
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
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
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
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
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
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
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
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
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
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
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晝間神不與之
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
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
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也。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遷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又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今闢今其無窮今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

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開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大地之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宋子曰混言太極開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今言既開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自五行而下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平造化自五行而下一關隔自五行而上說到四時行焉其性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壽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二作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後合也至於五行既疑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序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聖王制禮法脩教化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

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端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

北方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宋子曰欲於齊肅之意
不若云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宋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先嚴中所以行之即此意

然曰云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

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宋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平心
宣化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是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人

皆無復存者只這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秘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耳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雨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夢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淡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即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睡去庶幾執提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

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此程子主一之請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徹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鵲突底一問如何是鵲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要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只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一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急地做又不怠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口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

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
明是然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元否
曰明是然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元否
問明通公溥庶矣乎舊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明配水通公溥庶矣乎舊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溥如金以通配金木公配火溥配金此四字何以配金夏
秋冬之序以相配溥配水去明配水仁元通配火禮亨
公配金義利溥配水去明配水仁元通配火禮亨
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
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在人言之則明
溥是溥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在人言之則明
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一而通則不惑知天
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為要一為作前後看則
如為專一之則一為純一之為要一為作前後看則
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汗了他但看
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
此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此不待言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私欲者
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
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
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一念處便是欲譬如
冰上打一動相以若到酒池肉林已發時這無
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無
靈知覺自如明鏡止水不若到酒池肉林已發時這無
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繞便虛未發時這無
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
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
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
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言動今以視
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
靜當以心為動也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
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
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
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此溪陳氏曰一
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
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
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

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
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宜者用之流行坦然
由中道而出
暢之情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人已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朱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